

司馬文正集

冊四

卷之四

四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書啓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
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
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
合異同訪逸事于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績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隆名
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墮曠如光者行
能褊淺器質迂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
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
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由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
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覲榮階俄承乏於瞽宗遂參華于天祿慶霄清晏蓬

渚邃嚴縑素切盈率多未見英豪全集叨與並游顧瑣陋之無容每忤忤

音征中懼

也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
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
方詠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竊才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
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
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慚於知
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
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魯且愚徒
以世家相承習尙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以經籍是以不
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嚙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
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于一

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翦爲荆榛私心恨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鏹誅治荒穢庶幾免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驚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倏去蓬蒿頽頽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慄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衰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于近世益以衰薄甚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沉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卵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

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案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壹分
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髻誨導俾之就學以
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
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
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被飾多踰其
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顙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
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間二歲進參
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展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
術素疎果暴嗤鄙方自踧踖以須謹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頡頏禁
闥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遊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
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
生何階自致啣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
使汙音蔑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煇者日淳薄者日敦誠有以贊

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買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飧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鐘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邇者倘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闥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眴睵音面賴邪視也所被溫於春陽咳唾所沾重于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

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倘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于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資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

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況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勳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陷入大辜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茸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卽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

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梟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能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稀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迫于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紓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倡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

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徇於城下使足歆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于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皦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于安定而已今誠責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卽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況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臯寢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

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破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于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舉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懷於茲未忘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楮中不十年必

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于朝廷賀于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贅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嘆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赫赫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于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華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

而沉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後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于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于敦出于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于媮況始仕于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傾耳而聽之乃獨不出于媮而出于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曠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

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二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于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尙誰望哉且景仁以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稿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于義理合于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

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卽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宦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遊最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

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賢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尫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托于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酣鬯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